

全民  
閱讀  
精品  
文庫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 
石一枫中短篇小说选

# 营救麦克黄

石一枫 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 
石一枫中短篇小说选

# 营救麦克黄

石一枫 著
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营救麦克黄：石一枫中短篇小说选 / 石一枫著 .  
-- 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，2016.4  
ISBN 978-7-5171-1872-5

I. ①营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90949 号

出 版 人：王昕朋  
责任编辑：胡 明  
文字编辑：张凯琳  
封面设计：水岸风创意文化 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：100088

电 话：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：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0.75 印张  
字 数 176 千字  
定 价 38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872-5

# 目录

张先生在家吗 /1

营救麦克黄 /11

小李还乡 /67

县城里的友谊 /107

三个男人 /124

老人 /142

合奏 /154

# 张先生在家吗

“这儿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。”李小青像领着一个盲人一样牵着我，走在笔直、宽阔的大干道上。我软弱无力地被她握住右手，抬起眼睛望着树梢间流下来的渔网一样的阳光。这个大院里空无一人，即使在大白天穿过它，似乎都能听到远方传来的脚步的回声。我顺着风的方向，让目光越过李小青的肩膀，尽力向北望去，几里开外影影绰绰站着一个人无人驻防的哨岗，在刚刚入冬的风中显得摇摇欲坠，仿佛即刻将被吹走一般。

路边挺立着无数棵高大、粗壮的梧桐树，手掌般大小的树叶已经飘落殆尽，在地上一浪接一浪地滚动着，也无人清扫。树后面是一排又一排的灰暗、敦实的苏式二层小楼，有几家临走之前窗户没有关好，已经在昨夜陡然袭来的风中被撞碎，还在摇摇晃晃，磕出空旷的响声，远处听来，好像一个沙哑的嗓音正在断断续续地低语。我还记得半年以前来到这里，空中向四面八方飘荡着军号声，路上的人神色匆匆，尽是整齐划一的警卫连战士和从人家跑出来的哈巴狗，间或有一辆老式日本轿车绝尘而过，车窗里露出一张虚胖、和蔼的老人的脸，却长着一双猛禽一般尖锐的眼睛。现在这些人都不见了。我问李小青说：“你们院儿的人都搬到哪儿去了？”

她说：“八大处那边吧，整个机关都搬了。”她有些得意地用脚把一堆路牙旁的树叶踢得飞扬起来，“我爷爷他们早就搬了。这儿还有一个来月就要拆掉了，地皮划归给装甲兵了。”

我们在主干道正中间的一幢小楼前停住脚步，李小青从兜里掏出钥匙，打开厚重的铁门。一股年代久远的木地板、家具的味道混着灰尘冲出来，这时外面寒冷的空气显得格外清爽。一楼的大厅干燥而昏暗，乌木家具在里面都看不太清，仿佛一团又一团巨大的黑影。我还能回忆起今年夏天的夜晚，当战士和家属们在南边的大操场看完“主旋律”电影，人声嘈杂地渐渐散去时，我趁着夜色顺着排水管爬到二楼，敲李小青卧室的窗户，茂密的爬山虎蹭得我浑身发痒。等到她开窗让我翻进去之后，才发现大腿和肩膀上被蹭出了大片过敏的红斑。这让我在迈进客厅的时候也条件反射地抖动着上身，把脖子在帆布外套上使劲摩擦了几下。而李小青则在我身前忽然停住，向里屋探头探脑，怯生生地喊道：

“爷爷，奶奶——”

旋即哈哈大笑地跳了起来，迅速把脸扭过来，被门外的阳光镀上了一层闪亮的金边：

“逗你玩呢，他们再也不会回这儿来了。现在这整个大院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咱们俩了。”

我给她捧场一般笑着，走到茶几前翻出半筒遗落下来的“中华”烟点上一根，被过分干燥的烟草味呛得咳嗽了两声。李小青兴奋地跑过来，像狸猫一样把我扑倒在沙发上：

“这下可没人管咱们了，全世界人都嗝儿屁着凉啦。”

我也笑了：“就剩咱俩，在这儿姘居。”

这个词儿让她更加激动，简直是在空荡荡的屋里、空荡荡的方圆几里的大院中扯着嗓门大喊大叫。我忽然感到这个声音瘆人起来，就像一只被虐待致死的猫一样，可是李小青一点儿没有察觉。我搂着她向窗外望去，一股疾风刮过几近光秃的树梢，大片的树枝猛然向一个方向歪过去，仿佛空中掠过了一个无形的巨大身影。

一个答应李小青来这里和她同居之前没想过的问题闯了进来，就像外面的寒风穿进空旷的房屋：如果是在夜里，我不会害怕吗？

多少年前，我就是个时常滑入巨大的恐惧感中的孩子。在神情恍惚中，我经常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，仿佛已经被世界暗处的某个飘忽不定而

又强有力的事物抓住了一样。这是一种预谋已久但却轻而易举的捕捉，它随时可能从某个电影片断、某张光线诡异的照片、某段不和谐的音乐，或者某个夜晚的出乎意料的梦境中钻出来，瞬间把我裹在里面，让我睁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与我隔绝的现实世界，内心的力量在孤独和惧怕中消失殆尽。

我从来没有与李小青交流过这种感受，并且一厢情愿地把她想象成了一个没心没肺，拥有所向无敌的肉感的姑娘。我由此羡慕起她来，认为她是无所畏惧的。在这间逐渐变得漆黑，外面笼罩着窸窣的响声的空屋里，我一步不落地紧跟着她，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我们浏览了楼里的每一个房间：她爷爷爷奶的睡房、警卫员的卧室、书房、厨房。整个大院都停了电，断了水，这里也不例外。家具上的清漆随着时间的流逝完全退掉了光泽，但摸上去仍然像深海鱼一样光滑。我在某间黑屋里点燃了一根烟，瞬间在柜子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，模模糊糊，但又五官分明。我被吓得喉头发紧，满嘴苦涩，从小我就害怕在暗处照镜子，那里仿佛不是我，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我赶快推着李小青跑出去，摔上门的响声倒把她也吓了一跳。

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来时带的罐头和面包，喝了两罐啤酒。我们没有想到水电的问题，后悔没带来照明用具，也只能坐在黑影缭绕的客厅里等待睡意。李小青已经没那么兴奋了，话也不多，我察觉到她也有些紧张，这更加加剧了我的担忧。我们眼睛对着眼睛，听着门外的风声越来越大。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眼下的情况：方圆几里之内除了我们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恐怕她也正在想这件事情，可谁也不敢把这话再说出来。我禁不住往窗外看了一眼，树杈像一群狰狞消瘦的躯体，正在一言不发地舞动，仿佛它们已经这样跳了几千年，还要继续跳上几千年一样。我忽然感到那些没有头颅，只有张开的手臂的身体正借着跳舞之际向近处移动，所有的那一群，一个紧跟着一个。我的大腿绷得紧紧的，但又不敢轻易跳起来，等到确定它们并没有改变位置，却又发现窗户玻璃上有一个两个的黑影不紧不慢地走过，走过去又走回来，似乎正在寻找进门的方法。我清楚这里没有一个人，但又感到有人要寻机窜进来。这时忽然又听见一下水滴砸到水池上的声音，而此处的水管分明已经干涸半个月了啊。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大腿肌肉，噌地跳了起来，李小青登时高昂起头来盯着我看，脸色在外面射

人的光下一片惨白，几缕头发飘散在眼前，挡住了眼睛。

我连忙对她挤出一个笑容说：“门外有猫，门外有猫。”

李小青瞪大了眼睛，半张着嘴，仿佛马上就要发出一声戳破耳膜的尖叫。她想叫但又不肯发声。我心里不停地对她说：

“千万不要叫千万不要叫千万不要叫——”仿佛她一发声，恐怖的感觉就要变成现实。这实际是最可怕的时刻。我甚至想到，如果她真的想要叫出来的话，又怎么办呢？我会不会马上扑过去，死死地扼住她的喉咙，看着她的脸一点一点地扭曲，看着她的眼睛翻成纯白色，看着她的牙齿尖利地撕咬着空气？

这个景象让我汗流浹背。我手里的啤酒罐已经不知不觉被捏破，终于有一块铁片划破了我的手。我蓦然惊醒，捂着手去找餐巾纸，李小青也神经质地忙乱着为我包扎。我们羞涩地在黑暗中相互笑了，但又听到对方正在不停地喘着粗气。那天晚上我们不敢到楼上卧室去睡觉，而是把两张笨重的沙发拼在一起当床。我们从未有过地默契配合着做爱，双方都毫无保留，竭尽全力，感到身体正在屋外的寒风中和黑影间夸张地战栗，追求着这天夜里的唯一主题：在销魂的瞬间忘却，然后疲倦地睡去。

第二天，我们对昨夜的事情全都缄口不言。我看着窗外轻柔、明媚的阳光，清俊的树枝，又开始充实起来。我盯着眼前的景色不放，伸手触摸着反光的桌面，尽量认为昨夜的感觉全是虚幻，直到看见那个被捏破的啤酒罐，铁皮上还粘着一丝暗红的血迹。这是恐怖的印记。李小青却轻松了下来，她若无其事地说：

“今天出门，要买一些蜡烛。”

我看着她的神色，甚至感到她在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阴谋。我们一起出去，没有锁门就走了。回头看着在空荡的路边随风摇曳的铁门，我想，这是一个多么有安全感的象征啊。

但今天晚上的情形并好不到哪里去。虽然我们在天空刚刚发黄就点燃了蜡烛，但随着夜晚来临，烛光仿佛一下子变冷，失去了温度。奄奄一息的光亮只能让窗外变得更加漆黑，更加深不可测，也把昨晚抑郁着的恐怖气氛一下子点燃了，弥漫在整个屋子中间。我和李小青开始还有意识地说



着闲话，但忽然听到屋子深处仿佛有人在学着我们的话语。每说一句，就有一个悠远而又迟钝的声音跟着学一句。

“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头儿——”

“一个老头儿——”

“是不是有病啊那人？”

“有病啊那人——”

我们噤若寒蝉，再也不敢出声，重新变成昨夜那样：神经质地瞪着眼睛，紧张得膝盖发酸，清晰地看到对方脖子上的每一个鸡皮疙瘩。

这样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们筋疲力尽，但又毫无倦意。时间还是一条河流，但它被冰冻住了。我低头看看李小青的手腕，那上面的“迪奥”手表荧荧发着绿光：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几点了——”

李小青和那个回声还没有回答，我忽然瞥到窗外有一张人脸，而且凭那一闪而过的印象，感到它居然没有五官，完全是一块白色的椭圆形。我的嗓子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房门已经被沉稳地叩响了。

李小青的声音像弓箭一样破空滑出，歪歪斜斜地喊道：

“谁呀？”

门外没有声音。我竖起耳朵，感到头皮在不断地打战。外面好像有什么巨大的、无形无质的东西即将像流水一样从门缝里涌进来，我抓住桌子的一条腿，等了许久，才又听到敲门声再次响起来，还是刚才那个节奏，我颤声问道：

“你到底是谁呀？”

门外响起一个孩子的声音，听起来很清脆，但又像悲伤地吁着气说话一般：

“张叔叔在家吗？”

李小青飞快地跑到我身边，死死掐住了我的小臂。我很诧异她竟然能有这么快、这么连贯的动作，简直是一眨眼的事儿，而手臂上的痛觉反而消退了一些恐惧，我站起来去开门。开门的一瞬间我马上后悔了：我完全可以不开门的，这里根本没有一个姓张的人。

但此时门却被外面的人拉开了，我几乎没有力气去抗拒它，门就开了。门外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小男孩，七八岁的模样，脸异常的白，嘴唇异常的红，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，在寒风里飘动，像他的嘴唇一样红。

我们谁也不敢出声，甚至不敢喘气。李小青还掐着我的胳膊，看着那个小男孩。他没有抬起眼睛看我们，而我们也就对他抬起眼睛的景象不寒而栗了。这样沉默了一会儿，寒风让我手指冰凉，那个小男孩终于张开嘴唇，一字一顿地说，声音像是从他身后飘过来的：

“张叔叔在家吗？”

“哪个张叔叔？”我顺着惯性说。

“张——建军。”

“没有。”李小青忽然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，“这儿没有张建军。”

小男孩什么也没说，转头就走。他走得非常之快，简直像一个被风吹去的魅影，转眼消失在低声呻吟的无穷黑夜之中。

我们迅速关上门，看看表，已经十点一刻了。李小青刚想说话，我一言不发地抱住她，这次还没有赤裸着拥抱在一起，她已经浑身是汗了。

次日早上，我一个人来到门外，沿着那条宽阔的干道走着。冬天来势凶猛，阳光已经变得有气无力。我缓缓地走着，仔细地观察着路边的每一个墙角、每一扇没关好的窗户，好像在寻找着夜晚那些骇人景象的藏身之处。我知道这样是徒劳的，但依然执拗地检查了整条道路，甚至在几幢房前扒着窗户向里张望了半天。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，满眼皆是荒凉颓败的景象，过去整洁有序的大院变得杂乱不堪，空气里弥漫着冰凉人去楼空的味道，催人泪下。

我走了半个上午，直走得浑身发热，内衣湿漉漉地贴着脊背。在回到家门口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有一只猫在高高的院墙上凝视着我。这应该是一只被遗弃的黑猫，现在显得肥胖、丑陋，它在风中一动不动，冷冷地看着我，忽然无声地呻吟了一声，嘴角上挂着奸邪阴险的笑容。我的身上一下凉了下來，扭了三次才扭动门把手，在它的注视下退回屋里。

这一天我都在想着昨晚那个小孩，还有那只猫。唇红齿白的小男孩，丑陋的黑猫，无名无状的黑影。天色越黑，我越感到疲倦、紧张，头痛欲

裂，但对周围的气氛却越发敏感，仿佛每一个细微的声响、每一片树叶的飘落都无法逃避。黑夜变得更加阴森，那些黑影更加夸张地时隐时现，而且在呼啸的风中加进了垂死的笑声。我们依然什么事都无法去做，我看到李小青的嘴唇苍白得发亮，分毫毕现地抖动着。我从来不带表，于是把她的手表要过来，紧紧攥在手中，等着某个未知时刻的最终到来，又不时张开手看看时间，生怕表针在我们的恐惧之中飞快旋转，跨越千年。

这时我听到了一声门响，噌地弹起来，又和李小青面面相觑地呆立在原地。那声音似乎有过，但又听不见了。我走到门前，一横心打开门，登时被冷气裹住，大腿冰凉。门外空无一物，只有风卷着树叶，在地上像一支浩浩荡荡的蚂蚁大军。我们更加提心吊胆地把门关上，正想找点什么话说，门却又响起来。这一次是真的敲门声，节奏和昨天的如出一辙：三长两短，好像一条低声念出的咒语。

我背靠着门不动，门外人又敲了一次。我说：

“谁呀？”

门外沉默了一会儿，昨晚那个声音又响起来，连语调也一模一样：

“张先生在家吗？”

李小青一直目光迷离，此时忽然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：

“哪个张先生？这儿没有姓张的！”

门外的声音又消失了。我们以为这一次他走了，但马上又听到他的声音扬起来：

“张建国，张先生。”

我神差鬼使地猛然转身，一把打开了大门。又是那个小男孩，红围巾还系在他的胸前，衬得比昨天嘴唇更红，脸色更白。我等着他抬起眼睛，但他还是没有。我好像失去了力量，就慢慢地说：

“昨天不是张建军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记错了。”

“那也没有。张建军、张建国都没有。他们哥儿俩不在这儿。”

小男孩飞快地掉过头去，脚步踏进波浪滚滚的落叶之中。他走得如此之快，但侧脸却似乎在路上闪着光。我们看着他转眼之间消失，给人的感觉，仿佛他刚一走出我们的视线，就立刻消散于无形，溶解在空气之中了。

我回头看看李小青，她像痴呆一样，两只手握在一起，目光不知所措地扩散着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我去拉她的手，却发现那两只手像是冰冷的大理石雕刻而成的，怎么拽也分不开了。

我问自己，也像在问她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她没有说话。

那天夜里，李小青发起了高烧，脸颊滚烫，不停地胡言乱语。她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不知道我是谁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。我也无法入睡，孤零零地坐在她身边，和她说话好像是在和一个陌生的天外之人交谈。我打算着明天带她离开这里，可睡着的时候已经是次日早上了，一觉醒来，天又黑了。李小青的烧不但没有退，而且越来越厉害。我用凉水浸湿毛巾铺在她的额头，紧紧握住她的手，等到她体温恢复正常，也只能虚脱地躺在床上。我拿出她的手表，又到了晚上十点一刻。我没有惊动她，点上蜡烛，一个人走到门口。石英表的秒针像抽搐一样跳动着，我一下一下地数着，但很快又忘记了数字，终于，敲门声又响起来了。

“张先生在家吗？”

“哪个张先生？张建军还是张建国？”

门外很久才答道：“张建设张先生。”

我打开门，低头看着那个小男孩。他脸上没有表情，把下巴埋到围巾里面。我感到心里一下一下地揪着，强忍着不说话。小男孩身后的风滚滚不停地掠过，他似乎有点发抖，这反而让我也发起抖来。不要说话，不要先说话，我告诉自己说。他一直沉默着，我有几次想要抓住他的肩膀，或者弯腰捏住他的胳膊，但我的手抖着没有动。我害怕这一把抓过去，摸到的真是一片虚空或者像蛇一样冰凉的身体。他继续不说话，我的心越升越高，胸膛已经装不下了。我想要回到里屋去找李小青。

“没有吗？”小男孩终于说话了。我把手揣进兜里，不敢把眼神挪开，但也不开口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来看着我。他的眼睛黑得发蓝，如果在阳光之下，这肯定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。我躲开他的视线说：

“没有。这儿没有姓张的，你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他转身，走下台阶。

我又一次看着他消失在夜风之中，但这一次我没有转身进屋。我估算着他走出三十步开外——如果他还存在的话——就轻轻关上门，走下台阶，跟了出去。

我沿着干道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周围的气流呼啸而过，头上的树枝噼啪乱响，脚下落叶迅速地从脚面两侧擦过。在夜里，这条大路好像无穷短，也无穷长，十步以外就是一个完全未知的境地。我不知道下一分钟要走到哪里去。我根本听不见小男孩的脚步声，或者他的脚从来不用沾地？或者他只是方才我眼中的幻象？我的恐惧到了极点，但反而毫不犹豫地走了下去。我尽力把脚步迈得很大，但落地时又很缓慢，尽量不出声音。这样走了很久，仿佛走了一千年，才发现这种走法是没有尽头的，于是索性甩开步子跑了起来。跑起来反而不像别的东西了，跑了没有一分钟，就隐约看见前面有一个矮矮的人影。看到他还在，我倒吃了一惊，不由自主地急促呼吸着，脚步也愈发沉重地摔在地上。

小男孩猛然停住，我也立刻站住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也没有回头，甚至没有动一下，如果没有围巾飘动的影子，他简直变成了一尊石像。我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我死死盯住他，一个声音从我的胸膛里面越升越高，终于冲了出来：

“喂。”

小男孩像是上了发条一样飞快地动起来，他跑到路边解开裤子，一股水流迎风招展开来。我慢慢地、一步一停地走过去，走到他身边，看到他的肩膀正剧烈地起伏着。我伸出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他蓦然扭过头来，让我看到了一张大张着的嘴、眼泪汪汪的脸。哇哇大哭的声音像迟到一样忙不迭地赶来，立刻刺破了夜风。

我倒笑了起来，对他说：

“拉上裤子吧，小鸡鸡要被吹掉了。”

小男孩马上拉上裤子，哭声也小了一些，转而盯住我不放。我看着他强睁着眼，眼泪毫无阻碍地涌出来，就蹲下身子对他说：

“你是不是男孩啊，你哭什么啊？”

他不说话，继续盯着我看，让我不知所措。我看着这个漂亮的小男孩，

等到他的哭声被风声隐没才问：

“你怎么回事啊？哪儿来的张先生啊？到底有没有这个人？”

他抽搐着说，说话时手拽紧了红围脖：“没有，我编的。我爸让我从奶奶家回去的时候走这条路，他说这条路没车。可是我害怕，我越走越害怕，我觉得我快走不下去了。我想看见个人。”

我明白了。他也害怕，他想看见一个活人。这个院里只有一盏烛光，就是我们。我又问：“那你爸呢？他怎么不接你去？”

“他有病，不能见风。”

我心酸起来，站起身摸摸他的脑袋说：

“走吧，我送你过去。”

小男孩一言不发，跟着我走起来。我们在黑夜里大踏步地走着，踩得树叶喳喳作响。我说：

“你会唱歌儿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会唱什么？”

他说了两首，都是这几年新普及的儿童歌曲，我听都没听过。我说：“我不会唱，你给我唱一首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唱，我走调。”

我听见自己哈哈大笑说：“那就算啦。”说完搂住他的肩膀，走得更快了。没过多久，我就看见大院的正门了，马路对面，一间平房开着门，一个男人坐在门口向这边望着。

我拍了一下小男孩的背，他撒开腿跑了过去。我看着他跑到父亲面前，他父亲低下身子检查他的围巾有没有扎紧，但小男孩摇着脑袋躲闪开，他父亲就把它解下来拿在手里，两个人走进门里。

我转过身去往回走，眼前还是那条漆黑的、寒风呼啸的大道。可惜没有人陪我把剩下的路程走完。

# 营救麦克黄

## 1

与黄蔚妮的友谊，被颜小莉视为她来到北京之后最大的收获。

俩人初见，是在一家广告公司的面试上。当时颜小莉大学毕业已经半年，因而失业的历史也长达半年。她揣着一张不高不低的文凭，仰着一副不美不丑的面孔，给二十家多单位投过不薄不厚的简历，也接受过七八次不咸不淡的约谈，但结果总是不声不响的拒绝。都没下文了。怎么过上一份不穷不富的日子就有这样难？仅仅因为这里是北京吗？她为什么又偏偏非得留在北京呢？记得上学的时候，颜小莉对这地方也没什么好感啊，总是嫌这儿人多、吵、空气浑浊，一年中有一半儿的时间出门要戴口罩。如今倒好像一个和丈夫并不恩爱的女人即将被逐出家门，却突然焕发出要做贞洁烈女的热情了。

公司招聘的是“行政管理”。接到面试通知的时候，颜小莉的打算是，这次再不成功，那就回西北老家去。有个表亲开了家制作亚克力的小工厂，附近两三个县的餐馆招牌都是他那儿出品：正宗清真、百年老店、老王家老蒯家老魏家，此外还有肥硕得失真的牛和鸡。回去替亲戚管管账，也算学有所用，反正北京的房租是实在支撑不下去了，方便面更是吃得她每天胃里直泛酸水。所以颜小莉走进位于亮马河的那栋玻璃外墙写字楼时，心情几乎是悲壮的，大义凛然的。

仅仅十几分钟后，这点儿气焰就被干净利索地扑灭了。人力资源部的主管通知面试者，职位要求做了临时调整，硕士起步，重点大学优先，关键是要能说法语，因为将来要和法国总部过来的高层打交道。不符合这些条件的应聘者呢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出路，前台刚刚空出一个岗位来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。

屋子里登时空了大半。行政管理变成前台，坐办公室的变成接客的，这何止是戏耍人，简直是存心侮辱人了。更何况，做前台还有一个无法逾越的条件限制，那就是性别。离开的大多是身穿廉价西服的男生，而颜小莉的身体刚刚抬起来两寸，却一转念，又落了下去。她朝人力总监举了举手，问前台的招聘在哪儿举行。一个是行政与前台的区别，一个是北京与陕西关中小县城的区别，两相权衡，当然是后一种区别的意义更加重大。别管干什么，留下就行。也许她们西北人还真是像北京人所评价的那样，有点儿“轴”。

五分钟之后，身穿格子衬衫和灰毛衣的颜小莉坐在了隔壁那群香气逼人的大长腿、黑丝袜和硅胶胸垫中间。姑娘们看着颜小莉，一律是非我族类的眼神，身边的两个人还特地把屁股往一旁欠了欠，仿佛土里土气也是会传染的。这时颜小莉才意识到，刚才的决定可能又是一次失误，将要引发的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受辱。她忽然又觉得有点儿好笑：一个月薪四千块钱的工作，犯得着那么争奇斗艳吗？

但再想走却为时已晚，面试已经开始。每人轮番上去自我介绍，同时包括全方位的立体展示：举止、形体、化妆水平、普通话与港台腔英文单词的完美融合……轮到颜小莉时，她脑袋里一片杂乱的懵懂，耳朵嗡嗡作响，一句临场发挥的话也说不出来，最后只得面无表情地把简历念了一遍。别人一定都在窃笑，只盼着她把这个过场赶紧走完吧？颜小莉也希望如此。于是她加快了语速，却忙中出错地打了两个磕巴。

黄蔚妮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，她大概刚开完了一个什么会，便走到这间屋里随便遛遛。颜小莉只觉得身边一亮，一条斑斓的丝巾从她的余光里滑了过去，丝巾上方是一张精致得像件瓷制工艺品的脸。有人欠身让座，黄蔚妮摆摆手把问好压了下去，就坐在了颜小莉身边的空椅子上，仿佛饶有兴致地看着她。刚好念完了，颜小莉吁了口气，脖子上挂着层汗，痴愣



愣地往那道磨砂玻璃门走去。

“你是经贸大学毕业的？”黄蔚妮在身后问她。

颜小莉定身回头，像没听懂对方的话。

“行了行了。”黄蔚妮笑了，“出去等着吧。”

本想出门之后就直接去买火车票的，但人家却让她“等着”，颜小莉只好和其他姑娘们一起坐到走廊里。从磨砂玻璃门的另一侧，传来高高低低的人声，黄蔚妮的略显沙哑的嗓音间或从几个男人的声音之中跳出来，说了什么却听不清楚。十几分钟过后，人力资源部的人就推门出来了。那人扫视一圈，眼睛落在颜小莉身上：

“你跟我来。”

颜小莉就这样获得了她的第一份工作。不要说是公司里的别人，就连她本人都觉得匪夷所思。很快她就听说，自己之所以能留下，与黄蔚妮的意见有着直接关系。人力资源部本来倾向于另外一个女孩，黄蔚妮却插了嘴，说颜小莉“不错”。别人发表异议，指出颜小莉的气质太拘谨了，不适合跟陌生人打交道，黄蔚妮却说拘谨的人都认真，将来不会出差错。别人又说颜小莉的长相不符合公司的形象，黄蔚妮反问，难道公司的形象就是锥子脸和硬挤出来的乳沟吗？又有人挑剔说，颜小莉的口音不是很标准，前后鼻音分不清楚，黄蔚妮就甩着一嘴京片子说，你们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有谁的嘴是利索的？总之争了几句。按说黄蔚妮这个销售部副总插手人事上的事儿，是有点儿越俎代庖的，但她手里正盯着几个大单子，又是外国老板跟前的红人儿，并且区区一个前台，也不是什么要紧的职位，众人也就哈哈一笑，随了她的意。

进而又有嘴碎的人补充，以前那个前台就是个积极进取的大胸锥子脸，居然敢跟前来拜访黄蔚妮的男人打情骂俏，所以她这次力挺颜小莉，也是一朝被蛇咬的结果。

不管怎么样，在北京的茫茫人海里，在几乎走投无路的困境中，能有一个陌生人向你伸出援手，这是足以令人感激涕零的。况且援助颜小莉的黄蔚妮又是那样漂亮、干练、受人瞩目，于是那份感激里便不由自主地加进了崇拜的成分。人要有良心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这个道理颜小莉是懂得的，尽管她也知道，自己的涌泉难以比得上黄蔚妮洒下来的一滴水。